

再生

一九四九年

再生

第 二 一 三 期 週 刊 卅 七 年 五 月 二 日

社 言

國大的缺誤與警覺

我國對外貿易之重大使命

與政府應有措施

論西南經濟建設

歐美著名詩人評傳

中國歷史上之館職

平居憶往

張肖梅
楊博如

錢 暄

王 一 冰

杜 衡

蕭 客

按籍徵助

訥 菴

附 錄
副總統選舉前夕張君勳先生講演辭
反對修改憲法的理由

程文熙 王翊蓀
方 錦 曹屏藩

再 生 出 版 社 發 行

上海愚園路四九三十一號

(本期售價兩萬元)

(逢星期日出版)

社言 國大的缺誤與警覺

國大於四月十九日選出大總統，後旬日又選出副總統，本月一日完成大會任務而閉幕，會期一月有奇，所選出之蔣李二氏，俱以過去的功業和當前的需要，為代表推重，會中不少波折，卒能安然結束，憲治曙光，透露一線，執筆誠可欣慰。但檢討這一次大會的種種經過，其使人恫心甚深，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不應以其事過境遷，遂置不論。第一大會之紊亂，所謂紊亂，一種是會場秩序方面，叫罵噓打，遲到早退，只知有己，不知有人，這是中國社會任何人的場合的現象，而大會代表，代表人民，並不例外。一種是會議範圍方面，修憲法，加條款，擴充職權，遷就現狀，開亂憲之惡例，置責任於不顧。以上這兩種的紊亂，在民主政治的初課，品學兩差，成績是屬於劣等的。第二是人力物力的浪費，提案經多方覓人連署，而商討是一致要求的，等到厚厚的本子印發，宣讀討論，則又個個厭倦，草草通過，所謂交政府參考採擇，仍不脫以前千百個會議的「決而不行」。而一個多月的會開下來，大會本身即開支三千億以上，尚不算那些會外的酬酢拉攏，民窮財盡到這般地步，代表享受之優，却使老百姓咋舌，並且車馬喧闐，酒食爭逐，看不出什麼戡亂救亡，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樣子。國大代表若成了一種九分像官一分像民的階級，代表的集合與意義便無怪成為疑問了。第三最嚴重的乃是強烈的人治與術治，會外的壓力與幕後的把戲，可以牽綫似的，提動會內或場上的人物，而使整個大會的精神消亡。一個黨黨內吵家務，可以害得全會代表日夜不甯，耗時等待，自由競選乃是無法約束的美名，自動放棄乃是奉命退讓的掩飾，真不信這次大會竟集中中國政治性各種會議波譎雲詭，爾詐我虞之大成，也暴露了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策拙，雖然礙於國際和全民的視聽，急把破缸鋸好，終使人汗毛凜凜，怕民主還有百八十年的日子好等。

紊亂，浪費，權謀，把一座美麗莊嚴的大會變成茶館，銷金窟，魔術場，今日追述，令人痛定思痛。但這一屆大會不是沒有收穫與表現的。

國民黨掛了二十餘年的獨家招牌，雖黨內糾紛迭起，而以「控制」得法，未釀大變，但派系的矛盾嫌怨，愈久愈深，終於在這次選舉與大會中，一一宣洩，今後組織政府，國民黨為多數大黨，自有其主要的責任，少數黨既失誠合作，尤希望國民黨全面反省，一改其過去唯我獨尊之作風。今日國民黨不幸成為怨府，其黨內腐蝕份子，實尸其咎，經此次之冲刷暴露，皆應毫不瞻徇，悉予黜除，此後為國民黨真正革新之開始，若仍聽任少數負責人拿出那種包辦選舉，得騙且騙的手段來剪斷一切，則國民黨誠太昧於時勢，且看這次副總統的競選，各自宣傳，當仁不讓，我們殊覺其生氣勃勃，李程兩氏放棄競選的那個早晨，代表的憤激，幾乎凝成一股排山倒海的颶風，凡有血氣，莫不認為妨害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奇恥大辱，終於把恢復了的競選，更加重保障，一切疑雲，都歸消散，大勢所趨，逆之為不智。我們相信在蔣李兩先生決心改革之下，必有非常痛快的措施，整肅黨紀，與民更始。

再一個警覺乃是立法院隨總統之就職而召集成立，行政院既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不能像往日之僅為告朔餼羊，今後一議一決，莫不關係重大。我們所繫心的，則為立法委員之產生方式，不殊於國大代表，國大會期，不過匝月，立委諸君會期悠長，而職責繁細，又遠過於應僅選總統之代表，萬不可蹈上舉國大之缺陷，如蔑視秩序，紊亂憲法，陰謀排闥，以私廢公，凡本屆國大之為人詬病痛心者，立委諸君鑒於前車，當有以矯正之，立法委員為民主政治之荷旗先鋒，必抱有國有民，無黨無我之精神，始能導全民走上真民主之大道，若並會場區區之秩序而不能維持，一部甫在試行的憲法總想改來改去，再加上黨派的背景，功則歸己，過則歸人，有力者復從而利用之，嫉使之，則所謂民主自由，又成鏡花水月，在第一屆立法院奠立今後代議基礎之時，我們誠惴惴然不覺期望之深而錚言之甚。學然後知不足，從教訓裏得經驗，這一個多月的國大是有幫助的。

我國對外貿易之重大使命與政府應有措施 (二)

張肖梅
楊博如

本文概論繼續上期，此後將逐期依序刊載：(一)我國對外貿易總檢討，(二)國際環境與我國對外貿易，(三)國內經濟實況與對外貿易，(四)國際貿易與世界和平之關係，(五)發展中國對外貿易之基本設施。全文包涵甚廣，著者之意，在引索國內外關心此專題者之興趣與見解，幸 讀者諸君共為商榷焉。

編者再識

試再觀察社會之另一面，佔全國人口總數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之農民，仍未脫離原始生活狀態，利用原始方法從事耕作，費力多而生產少，收入微而生活艱；益以國內工業不振，而農村人口生殖漸繁，大量之過剩勞動力，除留農村中坐食外，別無其他出路；以致耕地面積，相對縮小，大有「生之者寡，食之者衆」之感，農民生活，因以益困！況夫天災人禍，相逼而來，捐稅繁重，物價高漲，被災區人民，固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即非災區人民，亦不勝經濟狂潮之襲擊，而陷於困苦之深淵，上焉者，有食而無衣；中焉者，掙扎於飢餓綫上；下焉者，則與死神相搏鬥！至於都市中大部份出賣勞力之羣衆，其遭遇亦與一般農民無殊。我國受帝國主義之壓迫，將達百年，整個國民經濟之危機，可謂深刻已極，在全國大多數人民衣食難周之景況下，而少數富有階級乃猶盡情享受現代化之享受，恣意消費貧弱國家人民所不應有之消費，是中山先生之所謂「中國是患貧，不是患不均」，演變至今，已形成「既患貧而更患不均」之現象矣。後果如何，心實為危！

且問題猶不止此。中國之應工業化，已成定論；但終因資金缺乏，器材不充，社會經濟，日形惡劣；以是勝利迄今，非特新工業未見興建，舊工業亦且奄奄待斃！或謂國內建設資金，過於匱乏，實使工業化工作，無法進行；此種見解，吾人殊不同意。試觀三十五年度輸入商品內容，機器及工具之輸入，計值四三、〇三一、八〇一、〇〇〇元，僅佔輸入總值百分之二·八三；而純消費品且屬於奢侈品類之葷食、罐頭食物、日用雜貨、各種酒類、飲水、果品、子仁、蔬菜、魚介海產品等數種商品之輸入，則共達六二、九三二、五八三、〇〇〇元，佔輸入總值百分之四·一九；若再加雜貨類（大部份為純消費品及奢侈品）之七九、四七九、五七七、〇〇〇元，則佔輸入總值百分之九·四九。根據此項統計，即可知一方痛感工業建設資金之困難，而一方則將寶貴之外匯大量輸送於國外，藉以滿足少數人過分之享受。在此種極度矛盾而不合理之現象下，中國工業化問題，其又何從談起！

夫生活之享受，本為人類固有之慾望，凡屬人類，可謂無一人不願享受，亦無一人不應享受；但享受應有適當之限度，亦須有必備的條件；假若祇知享受而不知生產，或祇求個人享受之提高，而忽於社會羣衆生活之窘困，此等國家，必難生存於現代之世界。不幸我國當前之現象，適犯此病，國家民族前途，甯堪設想！

自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國際間裂痕，日形顯露，吾人介乎東西兩大集團之間，處境益臻艱危，使命更感重大。我國有和緩國際間矛盾衝突之主義，而中華民族更有明廉知恥忍辱負重之德性，足以挽救世界未來之劫運，維繫國際永久之和平，既如前述；但此一偉大之任務，決非單賴政治、外交之斡旋所可完成，必須建立堅強之力量為後盾。蓋所謂「弱國無外交」，今日之中國，已至貧弱不能自保之程度，其不能運用政治、外交等手腕，折服世界一等強國於樽俎間，自意中事。

更有進者：吾人若再因循頹唐，不自振作，非特無以完成安定世界之任務，中國本身，且將成為國際矛盾衝突下之第一犧牲者！良以現階段下之中國，國勢之衰頹，已達極點，固毫無力量可言；但中國之萎靡，絕非自然條件之缺乏，乃係人謀之不臧，假令其一旦落入任何工業國家之手，作有計劃之開發，而使人得盡其力，地得盡其利，物得盡其用，貨得暢其流，則其力量之宏大，定得縱橫掉圖於當世。過去日本若不能強佔東北，或雖據有而尚未開發，則對華戰爭之發動，恐須審慎考慮，太平洋之挑釁，更無論矣！東北不過為中國之隅耳，而在日人控制開發之下，所發生之力量，竟至驚天地而泣鬼神！是以中國潛在之力量，萬一自己不能開發利用，使成為維繫世界和平之主流；斯中國在未來世界中，事齊事整，舉足重輕，必然成為東西兩大集團共同爭奪之目標；而中國未來之命運，乃將被東西兩大集團所支配！吾人觀察今日世界之現勢，預測未來之局面，第三次大戰不發生則已，若不幸而爆發，中國將必成為主要戰場之一；蓋東方集團定必利用挾有武力之中共作傀儡，西方集團定必利用中國為遠東之據點，而正在積極復興中之日本，更可乘機蹂躪中國以報復，趨勢實甚明顯；若果如此，則中國前途，不堪問矣！

據上所述，可知我國自身如能建立堅強之力量，則世界或可因之而得救；反之，則自身必將因之而不保！時至今日，局勢已極緊急，吾人再不能度其渾渾噩噩，紙醉金迷之生活！增加生產固非可以立致，節約消費則人人可以立辦，過去蘇聯人民曾提出「穿十年破褲，十年布褲」之口號，藉以完成其建設，吾人則應以「兩粥一飯，有飯無肴」之精神，建設危急萬分而使生命重大之國家！在上者如能以身作則，在下自必翕然風從！今友邦對我之援助，已獲通過，此項外援，足使吾人稍舒喘息，則吾人急應乘此喘息稍舒之機會，勇往直前，邁進於自力更生之途！目前政府雖屬庫空如洗，人民亦屬囊乏餘資，建設資金之籌措，頗感不易；然而全國人民節衣縮食之所得，集腋成裘，數量必有可觀，建設事業之推進，敢信不難指日計功！對外貿易乃為推進建設關鍵所繫，對於各種奢侈品之進口，無論其為高貴品或普通品，必須一律予以根絕，不得絲毫通融。在現行輸入管理制度之下，奢侈品之進口本已嚴格禁止，但事實上各種價值驚人之高貴奢侈品，仍充塞於市場，今後不應再有此種現象之存在。同時對於機器材料之輸入，則當儘量放寬，目前外匯之流入商人手中者，為數頗鉅，在儘量放寬建設器材進口之原則下，此項自備外匯，應准其自由動用。今日進口貿易之管理，務宜以推進國內各部門建設事業為唯一目標，庶幾內足以發展生產，充實國力，藉以維持國族之生存；外足以完成吾人「已立立入，已達達人」之任務，藉以維繫世界之和平。若將「管制輸入」誤認為「管制外匯」之另一種方式；於是問進口商品之性質如何，國內之真實需要如何，對於國家建設之影響又如何，而僅一手檢點庫存外匯數額，一手隨意核定輸入增減數量，同時外匯頭寸又無法大量補充；因此一方正當輸入因外匯日竭而益趨減縮，國內生產事業因原料缺乏而益形凋敝；而一方走私進口則因管制過嚴而益臻旺盛，消費商品因利益優厚而更形充斥，在此種現象之下，國家前途之危險，恐猶不僅永陷於次殖民地而已！

(三)就輸出貿易前途而言：我國主要輸出商品，約可分為六大類：①農產商品作物：茶葉、大豆、棉花、花生、芝麻、麻等屬之；②農村副產品：雞蛋、桐油、牛羊皮、豬鬃、腸衣、藥材、五倍子等屬之；③畜牧及狩獵產品：皮貨、羊毛、駝毛、鴨絨、麝香等屬之；④農村手工藝品：刺繡、抽紗、炮竹等屬之；⑤工業製造品：棉紗、棉布、生絲、綢緞、麻製品、編織品、針織品、豆餅、豆油、花生油、熟牛皮、藤蓆等屬之；⑥礦產品：煤、錫塊、鎢、鐵砂、錳砂等屬之。上列六大類商品，除礦產品外，幾全部為農業產品，即第五類之所謂工業製造品，亦不過係農產品之加工，此為我國輸出貿易之特質。

(未完)

論西南經濟建設

· 錢 暄 ·

抗戰期中，有人喊出西南是中國的生命線，當時東南各省大部淪陷，首都西移，中國要想驅逐敵寇，完成中興大業，只有以西南為其根本，生聚教訓，庶幾有沼吳之望。一時「西南經濟建設委員會」「川康建設期成會」相繼設立，但是抗戰方殷，軍費浩繁，無論在物力財力人力的那方面，都不足以言建設，這變了一個時髦的口號，而實際上的成績並未表現。勝利以後，大家忙着復員，一心嚮往於繁華富庶的京滬，已有一點經濟建設，政府不加扶植，事業家也無心戀棧，就這樣毀於無形，據說有些舊式的機器當作廢鐵出賣了，大家等着日本的賠償物資和美國的新式機器，直到今天，賠償物資又無法運回應用，而新式機器也珊珊來遲，於是大家又懊悔不該忽視在抗戰期中辛苦樹立起來的一點工業經濟基礎。何況戰火由東北燒到華北，由華北瀾漫到華中，這時大家才想到了西南，她仍是「中國的生命線。」

去年宋子文的主粵，魏德邁將軍使華時光降廣州，和司徒大使的一再跋涉南國，甚至視察遠在邊陲的瓊崖，這完全說明政府和友邦都把西南看做有特殊重要性的地方了。時論對於西南經濟建設，有不少的發揮，我現在只就其舉筆大者，分析之如下：

(一) 西南經濟建設之基本觀念

要談西南建設，如不將其基本觀念認識清楚，一方面是无法談，二方面縱然談也定無良好結果，西南經濟建設之基本觀念，應分為四項，即：

一、發展民族工業——中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這是以千萬志士的鮮血與頭顱換來的果實，勝利後雖然內亂頻仍，局勢危殆，國際地位陡落萬丈，但這是暫時的，目前的，而我們獨立自主的國家觀念，生存繁榮的民族觀念，當然千古為的，萬世不惑。因此中國經濟建設之總目的，是發展中國之實業，發展民族之工業，使農業手工業的中國變為現代工業的中國。在農業方面，也必須現代化，機械化，變管齊下，齊頭并進，我們

才能打下立國的基礎。一句總話，這種建設是為我們國家民族着想的。對於白宮的計劃，美國資本家的算盤，只能作為我們的主要參考資料，而不是作為我們經濟建設的基本原則。

二、發展交通事業——就整個西南而言，富源蘊藏豐富，但叢山峻嶺，交通特別困難，要發展實業，第一步必須發展交通，交通發達，才能增加出口，輸入機器。最近美國計劃開闢一條由西南廣州直通西北迪化的大鐵道，當然非短期內所能觀其有成，然而其對中國西南西北建設的影響和作用，決不在蘇聯西伯利亞大鐵道之下。第二步必須建設動力，發達礦產。第三步，才是工業的本身。

三、實行保護政策——保護政策是一切落後國家發達的定理。所謂保護政策，除保護關稅之外，尚須實行合理稅制，取消國內市場障礙，穩定幣制，剷除貪污，獎勵發明。

四、歡迎外國投資——當年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國家資本，乃以外資為前提。今日之下，戰亂不已，國庫空虛，平日尚難為濟，現在更無從建設起。歡迎外資，接受外資，爭取外資，我們必須努力進行。孫中山先生也說過：「資本乃是機器，而非金錢」，實為不易之理。猶憶俄國於革命之後，全國節衣縮食，共謀建設，消耗品儘量輸出，機器生產品儘量輸入，時僅十餘年，完成現代化的建設，這是我們所應取法的模範。

(二) 西南經濟建設的計劃經濟

十九世紀初期的自由貿易的資本主義，和二十世紀壟斷獨佔的資本主義，不但為學者所詬病，亦且為事實所不許，這已成眾所週知的真理，不必我們引經據典，詳為申說。因此，實施計劃經濟，既為當前事勢所必需，亦為既定之國策。西南為中國之一隅，自應服從此整個之計劃。成為實施計劃經濟之基礎。總的計劃經濟之內容是什麼？當然要合乎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需要。蔣主席說：「以經濟基礎和社會方法，實現民生主義之

和平的普遍的革命，「民主社會黨政綱在經濟一章中說：『提高人民生活，保障工農生產者之利益』，『禁止官僚資本並禁止藉特殊勢力從事工商業，以保障公平競爭。』這是再重要沒有的啓示，我們不願再見到和「揚子公司」類似性質的「珠江公司」的出現，我們不願看到官僚資本蔓延及華南，即是經濟建設成功了，於民生何補？於國家何益？

(三) 西南經濟建設的幾個先決條件

一、前面所謂總的經濟的計劃，當然只能夠規定實踐計劃經濟的大綱大領，或實施計劃經濟的一個原則，解決一些經濟建設的基本問題。除此而外，我們更需要一套的分計劃，分期計劃，分業計劃。在總計劃決定之下，分計劃即需擬訂。訂了分計劃，再決定一套工作進展的「分期計劃」，同時還需要各種各樣的「分業計劃」。最後就主要的事業，分別作成各種事業的分業計劃，使一般投資的人們，包括外資，銀行和華僑，於明白分業計劃之後，按照總計劃的標準，得到應有的保障，或者得到國家的「特許權」，而努力去經營。

二、需要適宜的執行機構。計劃就和法律一樣，「徒法不足以自行」，並非萬能，機構十分重要。就今日情形說來，西南各省，各有相當的政治界限，我所謂政治界限，不但是省界，而且有根深蒂固由來已久的潛勢力的地盤，但是要大規模的進行經濟建設，自非超越公開的省界和暗中的地盤勢力不可。如果甲省不與乙省合資，甲省的資本，不開發乙省的資源，或者甲省的資源，不許乙省去開發，那末，西南經濟建設，必無法大規模進行。目前西南各省並無明顯的建設機構，宋子文的行轅似乎是担负了這一艱巨的任務。中國省級政府是毫無職權可言的，它既非行政院的駐各

省辦事處，更談不上當方面之任的半獨立機構，要是以省政府來担负西南建設任務，當然無此能力。行轅應該是個政治性軍事性的組織，並不能負起長期的經濟建設使命，將來是否適宜，還是一大疑問。

三、需要行政技術與建設技術。一談到技術，大家即集中於應用的建設技術方面，而忽略行政技術。以為建設一種事業，祇需工程上技術人才，而行政技術，即可以馬虎了之。殊不知在行政技術科學化的時代，行政技術之良好與否，與建設事業之成敗有極大影響。如人事上的處理，政令的推行，工作的分配等，不僅需要技術，而且需要高度的技術。我們看看許多國營事業，既可集中人才，掌握資本，便利運輸，又享有許多民營事業所不能享有的特權，但往往腐蝕累累，成績毫無，此無他，官僚主義的作祟，衙門風氣的為害故也，以視民營事業的勤勤懇懇，涓滴不苟，其間優劣真不可以道里計。

我上文所提出的西南經濟建設的基本觀念，計劃經濟，和幾個先決的條件等解決以後，剩下的一個大問題是治安問題了。勝利以還，西南一直沒有片刻的安定，抗戰期內，廣東就有中共的「東江縱隊」和「瓊崖縱隊」，福建有中共策動下的「人民謀生總隊」，湘粵邊區，湘桂邊區，也有中共游擊武裝的活動，宋子文一入省門，即宣佈「治安第一」，在他的大刀闊斧之下，建立地方武裝，起用地方耆宿，分區掃蕩清剿，雖不無成績，但還談不上根本的清除，潛伏的勢力隨時有燎原之勢。特別是海南島的中共馮白駒領導的「瓊崖省政府」，更是囂張活躍，幾有席捲全島之勢，所以穩定華南的局勢，肅清潛存的共軍，和阻止共軍渡江南下，這樣才能談到經濟建設，談到奠定百年不拔的大計呢！

歐美著名詩人評傳

一、浪漫詩人拜倫

(一)

拜倫一生是反抗的。他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所持的態度，都是反

抗的，不安協的。豈論時候就開始和人家鬥爭。他的保姆常常因為他的新衣服弄得污穢對他囉囉，他暴怒起來，率性把這新衣撕得粉碎。進一步，他還責備他的保姆，扭着她，拳腳交加，嚇得她保姆不得不高聲呼救。總

· 王一冰 ·

計在他童年時期，他曾和人家有過七次的格鬥。他卻贏了六次。

他的暴烈脾性是由家庭遺傳來的。他的伯父曾在一個小酒店裏，格鬥殺了一個人。他的父親曾和一個女人私奔，但以後又遺棄了她，性好飲酒，又把他的續娶的妻子毆斃，吃得精光。他由是也就不管這位可憐的妻子，自己跑到別的地方去，不久也就死了。這位妻子就是詩人拜倫的母親。卻是一個悍婦。當拜倫淘氣時候，她不管身旁花瓶也好，火劍也好，就拿起來向拜倫頭上擲去，同時還很藐視地叫他「跛傢伙」，這種稱呼的侮辱，往往使拜倫怒得冒火。因為他深深感覺到他的跛腳的苦痛。有一天他的母親又叫他「跛傢伙」，他氣極，隨即拿出一把小刀向咽喉自刺，好容易由旁人把他救過來。又有一次母子兩人在口角當兒，彼此以暗殺對方為威嚇，口角剛了，彼此各偷偷地跑到當地藥房去詢問對方會否購買了毒藥。

拜倫就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大起來，當時隣居對這位少年爵士拜倫如何看法，也就可想而知了。拜倫曾有詩句描寫他的童年：

A little curly-head, good for nothing

And mischief-making monkey from his birth.

他自己說，他生來就是「惡作劇的猴子」，可是這「惡作劇猴子」是有一個偉大的心胸。當他在哈魯(Harrow)做學生時候有一天他看見一個身軀雄偉的高級學生，爲了小學生的不服從，正在那裏要鞭打這小學生的瘦臂。拜倫心中憤憤不平，但他也覺得與這位雄偉的魔王格鬥是不可能的，不得已他就問這位小學生該受多少鞭。那高級學生很藐視地反問他：

「爲什麼你要曉得？」

拜倫伸出他的臂膀說：「因爲，假使你高興的話，我願意替這位小學生受打半數。」

拜倫後來贊助希臘革命并爲希臘求獨立自由而捐軀，就是這種偉大神的表现。

(二)

拜倫一生又是爲奔放熱情所纏繞的。他的生活并非平凡恬靜的，乃是波譎雲詭的。八歲時候，他就有戀愛的經驗。後來這位女子出嫁了，他聽到出嫁消息，幾乎氣死。十二歲那年，他又和一個女子戀愛了，這位女子就是他的表妹馬加拉巴克(Margaret Parker)。

她不久死於肺癆病，拜倫得到她的消息，也好像他自己性命就此完結了。

拜倫對於精神上的苦痛，雖忍不住，但他對肉體上的痛苦却吃得消。當他在學校攻讀拉丁課程時候，他的一隻跛腳常夾在一個木製機器裏希望能夠伸直。他的教師看他在痛苦熬煎中很表同情於他，但他却對教師說：「洛格斯先生(Mr. Rogers)，請你不要擔心這痛苦，假使你熬不住，我是熬得住的。」

因爲了一隻跛腳發生毛病，拜倫却想把其餘身體各部份嚴格加以訓練，以補償這個缺點。他學騎馬、技擊、跳籬、打靶、游泳。居然，他後來成爲英倫最好游泳家之一。

而且他的風儀很美，在英倫美男子中，他不弱於任何人。他的皮膚潔白到像月亮，兩眼深藍，頭髮棕黃，有一個崇高的鼻，加以口邊掛着神經性的微笑，他簡直一半是神，一半是童子，如果俏皮地說，多半是妖魔。一面拜倫深憾身體的缺點，一面他却又稱頌他的美。他爲要保持身體的苗條起見，甯願好幾天饑餓着，只吃幾片餅乾。但長期禁食之後，他又大事哺餵了，往往由早晨至深夜，昏沉於醉飽之中。

奔放的熱情，和浮躁的心境像烈火一般，燃燒着拜倫早年的生活。這一團火燃着他的生命活力，使他的想像附着羽翼能凌空而飛。他的詩篇就是在這種情狀之下寫成的。他的詩可以說是一個握了彩筆的瘋人之狂語。在「Don Juan」一詩裏，他曾告訴我們，他發洩他的靈感時候是處在什麼情境：

.....I write this feeling,

Having got drunk exceedingly to-day.

So That I seem to stand upon the ceiling.

(三)

十九歲那年，拜倫是在 Trinity College 做學生，他居然印行了他第一部詩集，名叫「閒逸的光陰」(Hours of Idleness)，這當然是一種未成熟的作品，批評家并不十分錯。可是因爲批評家對他的天才之不認識，却使拜倫入了暴怒。他把這不好意的批評認爲侮辱，他在所作 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 中用諷刺的詩句，予以報復。

他將這一般批評家（他認為愚笨者）譏笑怒罵之後，他不久就決意抖淨他腳上英倫的塵土，而預備離開長征了。他厭惡英倫的社會，甚至說，這社會光會「造門面話，而且殺人」。

於是他到了大陸，他的熱情像颶風一般把他吹到此地。

他鬧了不少笑話，自己也承認還有許多笑話，險些兒也要鬧出來。他喜歡人家描寫他，假使他自己去描寫的話，也許所描寫的比實際的情狀，更難看得多。有一次他甚至說，他想做一個殺人兇手，嘗嘗做兇手的滋味。他總想以他的行動的奇突與他思想的光輝去驚動世界。這一方面，他是成功的。他的諷刺詩(Satire)，完成之後，不及三年，他回到英倫，他印行一部旅行詩名叫 *Childe Harold*，這一部詩使他成了名。他自己曾這樣說：「有一天早晨我醒來，即覺得我成名了。」這一種榮譽，拜輪是享受得完滿，因為他看不起的大衆，現在崇拜他了。

這時候還有一件事，不但使大衆驚奇拜輪自己也認為驚奇，那就是他結婚了。但是跟着結婚而來的不幸對任何人都不是驚奇的。因為拜輪不是恬靜的，慣於家庭生活的人。他的妻子不過是當時英國平常的女人，不會做錯事，但也不會赦免人家的錯誤。他們蜜月的開端就是不吉利的。當行完典禮登上車時候，這位詩人就對着新婦說，「現在你算是我的妻子了，這就够使我來恨你。但是你假使是別人的妻子的話，那就够使我來愛你。」這種半瘋半真的嘲笑，實在與樸素的拜輪夫人的心胸格格不入。她當時很疑惑，以為拜輪發神經了。這種疑惑愈來愈逼真，她竟然使拜輪受醫生的檢查。當醫生告訴她說，她丈夫的神經是十分健全時候，她就說：「他的神經也許是健全的，但他在道德方面是發瘋了。」

她於是離開了他，拜輪只覺得他自己靜悄悄立在火爐邊，好像家庭之神在他四旁都一齊戰慄了。在這當口，社會又對他攻擊。這倒不是因為他的不忠實，却因為他太坦白了。當時英倫人士都相信道德上犯罪是人類不能免的；但把你罪過坦白說出來，却是胆大妄為。因此拜輪每到法庭廣衆的處所，如跳舞廳，一切男人都令他們的女人離開他。但這還不够。當時英倫偽善的貴族們堅持着，假若英倫的空氣讓這「妖魔」呼吸着，他們都要蒙着不潔了。拜輪到此時又被逼離開了祖國，這一次他永不回來了。

他離開英倫是一件公開的事。當他走到渡佛(Dover)碼頭，登輪時

候，他不得不擠過厚密的人羣。這些人原來為着熱鬧來的。貴族的太太們都遮上面幕，怕被人家瞧見。好像萬人空巷的樣子，這些人都來看這位被人鄙視又被人崇拜的狂徒。

船剛駛進海峽，風突然起來了。拜輪却笑着說，「這是我的行徑……我的祖父，你們知道，是一個水師兵官。」

他們都叫他「暴風賈克」，因為他每一次海行，暴風就跟着來。

這時乍起的風變成暴風了。船被風吹得狂動，向岸石亂撞。旅客們抱着她們的情人亂吻，像是預備去尋死。

最鎮靜者獨有拜輪一人。他說，「我們生來原是要死的。至於我呢，我這一去（指死）心中懷着悵喪，但絕不是恐懼。」

但是大家都未至於死，這隻船居然穿過風濤，安抵加萊幾天之後，拜輪到了日內瓦他在旅館的旅客登記簿上，年齡之旁寫上「一百」。

旅館裏的每個人都懷着驚奇要瞻望這位英國年輕的老妖魔，年紀這樣輕，而經驗却這樣老。但拜輪卻沒有餘閒來受人家的欣賞。他正和一個情人鬼混，這女人名克萊兒高德文(Saire Godwin)就是詩人雪萊的姊妹。拜輪以前并未邂逅過克萊兒，反而是克萊兒寫一封信給他，訂了幽會。她的信有下面這幾句話：「一個陌生人隨便寫信給你……這些話似乎很稀奇，但是我願意把我的幸福放在你的手裏，這并不是假的。……我知道你有很好的名譽，如瘋狂，不良，危險等等，但無論如何，你握了我的命運。」起初拜輪拒絕了她的請求。但是最後他答應了。日內瓦就是他們約會的地點。

拜輪遇見了她，看不起她，同時戀愛過她，以後就拋棄她了。這不幸的妍識却產生了一個小孩，名叫 *Clara Allegra*，她一生下來就抱到一個廟裏去在那裏像一根纖弱的孤草，日漸頹萎，僅僅到五歲就夭折了。拜輪想把她葬哈魯禮拜寺，但管墓者拒絕了他的請求。他們的理由是一個不合法的孩子沒有權利葬在基督教徒中間。因此，她不得不離開死人的社會而另覓葬地，也好像她的父親不得不離開生人的社會，而遠寄異邦一樣。拜輪對於小女生的死，頗感淒惻，但因平常的奔放傲岸，他却未曾曾在人前透露悲哀。只在他的詩篇 *Don Juan* 比較柔和的一幕裏，那就是父親

與垂死兒子的描寫，可以窺見他的心境……

And O'er him bent his sire, and never nraised,
His eyes from off his face, but wiped the foam,
Fram his pale lips, and ever on him gazed

The boy expired—the father held the clay.

And looked upon it long……

拜輪的靈魂是脆弱得經不起憂愁，而他的身體却要殷殷地追求歡樂，這的確是他的性格上悲慘的謎 *tragic paradox*。在日內瓦時候他遇見另一個詩人，這人像他一樣，也是一個謎。不過雪萊是個另一型式的謎。雪萊像是一個靈魂如衆山的光輝，迷途而至於深谷的幽黑。他是在幽黑裏探索光明，并吸取清鮮的空氣。拜輪與雪萊在這世界裏，都好像是踽踽孤行的陌生人，而且是不受人歡迎的陌生人。他們兩人志同道合遂結爲知友。拜輪崇拜雪萊，爲他的純真，加以憐憫。雪萊也稱頌拜輪，爲他的怪癖，也寄予憐憫。雪萊知道拜輪的傲岸只是一種面具，隱住他神經質的臉。他也知道，不管拜輪如何不恭玩世，音樂够使他流淚。儘管拜輪堅持着詩是他的旁務，海盜是他的職業，但事實適與之相反。不過他的反抗精神，是與有生俱來的。他憎惡壓迫，憎惡任何強制。他往往爲弱者抱不平，計劃革命，志在推翻暴君，并設法解放奴隸。

拜輪與雪萊是兩個反抗世界的暴徒。雪萊像是光明的火炬，而拜輪却是熱情的旋風。他總逃不出浮動躁急，與暴烈的癖性，以及追求新經驗的饑渴。在他所作 *Manfred* 裏，他承認他不能馴服他的本性。他永遠追求新刺激，新景物，新女人，與新危險。所以他不斷地與一般貴族太太小姐等發生戀愛，嘗着戀愛的禁果；但這些果也一一成熟，墜在他手裏。人生，如果過得去的話，必須轉入忘記之鄉——所以——

Let us have wine and women, mirth and laughter,

Sermons and soda water the day after.

拜輪會這樣說，「我要把我青春的鐘山，最後的鐘苗扒出來，然後——

再會。」果然這最後的鐘苗來了，這就是伯爵夫人格普阿尼 *Contess Guiccioli*。當拜輪與雪萊同居威尼斯時候，在一次歡迎會席上拜輪遇見那位金髮的伯爵夫人。他趁着老伯爵不注意時光，寫一紙條偷偷地投入伯爵夫人手中。這是祕密約會的要求，伯爵夫人就答應了這要求。

幾星期之後老伯爵夫婦到了拉文那 *Ravenna*，請拜輪去看他們。拜輪來時像一個客人，居留在他們家中又像是一家人。老伯爵閉着眼睛，緘着目，讓拜輪在他宮中做主人，兼他太太的戀人。

拜輪覺得他一生所追求的幸福，最後却尋到了。那位年輕的伯爵夫人，那樣端莊流麗，那樣無知，那樣寬宏，這三種特性把一個婦女變成完滿的情人。他們所住的宮又是那樣富麗，奇詭，成了合於佈演浪漫式的背景。

猩紅的地氈，雲母石的噴泉，溫軟的沙發，以及屏帷，圖畫，茗碗，花瓶，無一不是精美絕倫，拜輪此時真真是陶醉了。

但是除了這浪漫的戀情之外，當時尚有一種新危險的刺激等待着拜輪。這不是由於老伯爵，而是由於當地的警察。因爲這些警察們都知道拜輪是在那裏計劃如何解放意大利。警察們巡邏着宮門外，以拘束來威嚇，甚至要刺殺他。但是這些波動只是充實了拜輪的生活。他是不怕死的。「我們拜輪們，年輕早死。但是我們活着時候，我們的呼喊是前進……個人算了什麼？……所以以重輕者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百萬，乃是自由的精神……」

他每天所過的生活是不規則的，同時也是興奮刺激的。他中午始起身，下午三點鐘吃早點，整個下午消磨於騎馬射擊，有時也做些詩。夜八點鐘吃飯，飯後和雪萊談天，或者和一般革命黨徒計劃推翻暴政。照例到早晨六時，他纔入睡。

他寫詩異常迅速，一脫稿就不更改。拜輪自己說，「我永不改作任何東西。我是一隻虎。假使我失了第一次目標，我絕不再撲，甯可垂頭喪氣回到森林去；但是假使我撲着了，對方一定是粉碎的。」拜輪在這方面是成功的。他所欲撲的對象，果然粉碎了。一天之內，他的詩名叫 *The Corsair*，竟出售到三萬冊，這就可見羣衆對他的愛好，同時也可見他搖動羣衆的魔力了。

但是他最好的詩篇却是 Don Juan 這是在伯爵宮中寫成的。這一本詩包含假設的故事，可以說是拜輪精神的和肉體的種種冒險之描述。批評家泰尼 (Taine) 說，這是「一串東方珠寶的頸鍊，儘管內中有些玻璃假貨。」

總之，詩中主人翁就是拜輪自身，讀了此詩對於拜輪的性格更能深切了解，拜輪寫本詩的最大目的是要使世界出了膚淺的歡愉，入於深沉的思想。他極相信文字的力量。文字能使你思想，而思想能使你自由。

(四)

追求自由的熱情 (The passion for freedom) 是拜輪整個人格上的主調。他不斷地浮動，不斷尋求新危險，不斷地追求新理想，所以他抱着「腔熱情，投入希臘爭取獨立自由的革命鬥爭中。這個鬥爭，因勢力懸殊

國民政府特許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

交通銀行

(要網務業)

存款匯兌

放款貼現

儲蓄儲券

信託保險

倉庫運輸

實業投資

總管理處

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
電報掛號 九八一七
電話 一五五三六

上海分行

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
電報掛號 六五二七
電話 一三五〇四

信託部

上海九江路六十九號
電話 一〇八二八
一四六四九

分支行處遍設國內外各埠共二百餘處

，是非常艱苦的。這好像小孩與巨人格鬥一樣。但拜輪此時的精神，和他當年在哈魯學校裏所表示的是一樣的。「你對這位小學生要打幾鞭？」「為什麼你要知道？」「因為假使你高興的話，我願意受打半數。」

他將五萬元巨款捐給希臘之後，還把他最寶貴的生命也貢獻出來。一八二四年春他投入希臘軍隊。三個月後，他在米索朗希地方 (Missolonghi) 陣亡了，這是希臘最後的陣地。這時他僅僅三十六歲。

拜輪算是求仁而得仁了。雖然他不能看見這次鬥爭的終結，但他的犧牲證明足够了。因他這樣捨身的行為，全歐洲的民族都如觸電一般紛紛抖擻起來了。

金錢和人力，由法國，由英國，由俄羅斯，開始湧到了希臘，拜輪死後三年，希臘人果然獲得最後的勝利和完全的獨立。

浙江實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營儲蓄信託國外匯兌

總行：上海福州路一二三號

電話：一八〇五〇

分行：上海虹口 杭州 漢口

中國歷史上之館職

(續)

·杜衡·

—中國政治制度史談之七—

要明瞭實際運用情形，最好看清代的制度。清制本來全襲明制，每科進士除鼎甲三人全入翰林外，其餘二甲三甲總有幾十個人改爲庶吉士，其名爲得館選。依照定制之初意，本來是叫他們再在館閣裏讀有用之書，以備大用。但事實上這班人因爲多半出身清寒，不耐磨累，於是紛紛出京，各謀生計，（因爲新得館選的人，一定爲社會所欣賞，很容易收得餽贈。）等下一科的新庶吉士選出之後，再經一度考試，入格者如係二甲，則授職編修，如係三甲則授檢討，謂之留館。不入格者改知縣，或部曹，謂之散館。（事實上總是因爲文字小疵，打入二三等，就不能留館。又因爲這種散館的知縣馬上可以得缺到省，所以有些窮翰林情願將考卷上故意灑些墨水，則知縣準可到手，比在翰林院苦熬好得多。）留館的編檢又不一定派得差使，派差的稍有升遷之望，否則就很難。因爲編檢的升途很窄，人數又多，候缺極爲苦事。其出路一共有四條：一是遇有大考的機會（大約十年方有一次）考在一等的可以得不次之擢，二等可升一兩級，編修就可以得贊善洗馬之類，這些都是所謂坊局之官，並無實職，只是一種翰林的升階，得這種升階，叫做開坊。但若名次太低，就會留待改官了。二是遇着京察年分，得一等的可望外放府道。三是遇着考御史的機會，可以補御史。四是京察等不及，則可預先自請到外省去以知府候補，這個名目，叫做截取。再有一樣雖不能升官而人人羨慕的差使，就是經過考差之後，可以放學政主考。放一回差一定可以得些差囊，以彌補在京度日之苦。所以總括起來，翰林有兩種結果。一種是內升，一種是外用。內升又有兩途，一是由本衙門升到內閣學士歷侍郎至尙書，這是最理想的。二是由本衙門或經御史給事中轉九卿再升侍郎，也差不多。至於外用，則無論由本衙門或轉御史，放知府的總可以調首府，首府可以升道，只要不遇挫折，再升兩司至督撫，也是意中事。拿近人的實例來比，李鴻藻翁同龢是內升的一二兩種，林則徐賡秉章是外用的一二兩種。

翰林官另外有一派的儀制。初入翰林拜前輩，用白帖，鋪紅氈，名片字大滿幅，寫信與前輩用淡紅色羅考箋。（這些都是明朝普通習慣，別人已經將習慣改變了，而翰林官仍然恪守，所以反足爲奇。即此一端足見明清兩朝人重視科名的心理是一貫的。）後輩對前輩自稱侍生或晚生，若後輩入閣則一概稱晚生。科分之後計較非常認真。（推廣起來，內閣及吏禮二部的司官也以到衙門之先後論前後輩，因爲這三個衙門總是進士出身的人才能進去。）後輩失禮，可以當面申斥的。翰林官沒有堂屬的關係，對任何長官不行跪拜，不用稟帖，不用手本，他的服制雖七品可用貂帽貂褂，（其他官員要三品以上）挂朝珠，（其他須五品以上）翰林官出學差試差，雖七品也用京堂欽差的體制，與督撫平行，府縣以下對他用屬員禮。

這些儀文習慣都足以增長翰林的身價，使他們知道自己的前程是很遠大的。當初定制的原意，是要選拔年富力強有志之士，叫他們在京優游養望，平時學習朝章國故，結納四方賢俊，偶然出京，又可以體察民間疾苦，地方利病，留心政事，多得實驗。在內則備卿相，在外則備封疆。所以不使他們担任卑賤的職務，不使他們踐歷風波，遭遇挫折，無非是預備重用的意思。他們的聲望從議論中得來。翰林得講官之後，（清制侍讀侍講

還是空名，必須加上日講官的名稱方能待經筵，經筵也僅成一種典禮，必須入直書房的方能真爲君主講學。）可以專摺奏事，自主德以至臣僚之臧否得失，可以惟所欲言。在這種地方，可以測驗其學養見識，正如當代政治家之發表政論一般。比如曾國藩，在未成進士入翰林以前，不過是一個窮鄉的學究。在翰林十年，天天摩鍊修養，成就了學術政治的特別造詣，結識了各方面的人才，隱然成爲一種新興人物的領袖。中間又因游歷奉使而周知各處人情，又發表了一兩篇驚人動聽的奏議，所以能任大事，成大功。普通人的見解以爲舊制度足以銷磨人的精力，等到身居卿相，必已衰老頹唐，其實倒不然。曾氏在三十幾歲已經做得侍郎，如果不是出去帶兵，則五十左右也可以身居相位。這不能不說是養育人才成就人才的一種好方法。不過唐宋時代需要先經過幕職州縣一關，然後能大用。先難而後易，先遲而後速，更爲周妥。清制翰林官不從州縣進身，於實際地方行政還不免稍稍有隔膜的地方，所以林則徐以不曾做過州縣爲恨事。

但是另一方面的弊病也不可以不知道。翰林進身之始，就以詩賦小楷爲標準。在館的時代，以資深的翰林爲新翰林的教習，而所教所習迥非立制之原意，無非仍是詩賦小楷。詩賦還罷了，小楷的訓練，成功一種極纖巧的技術，只求工整圓熟，連藝術的意味也失掉了。於是翰林唯一的功課，就是怎樣調墨汁，打補釘，（墨汁要黑而細潤，補釘要天衣無縫。）稍爲進一步，就是試帖詩怎樣摹切，律賦怎樣工整。（這是自唐代相沿下來的習慣一直未改）憑這個考差考大考，纔有開坊放差的希望，志趣稍爲薄弱點的，就一輩子埋沒在這裏頭了。試問未中進士以前，專門揣摩八股的做法，中進士以後，就要寫大卷（殿試卷）寫白摺（翰林各種試卷）作詩賦，那有多少工夫來讀有用之書呢？平日毫不留心，一旦叫他們作御史作府道，又何能有什麼施展呢？雖然上面不斷的勉勵他們留心政事，而他們也儘有極好的環境可以看到民間所看不到的典章文物，足爲通曉政治之助，無奈積習已深，真才總不容易養成。清宣宗最看重翰林，他很在翰林中選拔些人才，（咸同間的大人物如曾國藩胡林翼駱秉章李鴻章都是道光中翰林。）却是誤事的也不少。這些翰林積弊，清朝人議論已經很透澈了！

翰林所當的差使，在內則國史館（修史）武英殿（修書）文淵閣（藏書）南書房（代擬代寫皇帝的御製）上書房（教皇子及王公子弟的書）日講起居注，（侍班備顧問）有的可以從容討論，有的可以近侍帷幄，所以稱爲玉堂，稱爲金殿論思，稱爲詞臣。不能不說極人臣之榮遇，世俗無不羨慕的。他們自己也高視闊步，不可一世。（流俗以翰林官比駱駝，形容其顛覆而迂緩。）不過如果老不開坊，就不能升官，老不放差，則不能得錢。他們又不如別的京官還能分印結，潦倒起來，却也非常可憐的。

自從科舉停廢，翰林官也從此絕迹了。但我們不可不知道自古以來在普通行政官以外有這班從事於文學的人，以與普通職官相表裏。其作用使行政方面常有新的名貴的分入，二使行政方面不能專顧敷衍目前，也要靠這班人作精神上之策勵。有人說，有了臺諫自然可以策勵行政，何必還靠翰林？殊不知臺諫與行政分野界畫極嚴，可以糾正，可以防閑。至於互相補益，則不如翰林了。譬如宰相與疆吏，對於臺諫要避嫌疑，不能加以聯絡，而在翰林中留意人才，培植言論，是可以的。

講到這裏，不能不提秦漢的博士。博士恐怕是戰國的習慣，秦人用來充作一種顧問集團。其中包含各種專門人才，例如天文曆算水利之類，平時致力於其學術之究討，遇有需要，即以技術官之資格而獻身。至於以經術治道見長的人，遇着國家大政。尤必徵詢他們的意見，他們也出席會議，也建言，也奉使，也隨時與君相商討大計，也轉任行政方面的職務。東漢的議郎，也是這種性質。許多名人由此出身。這些都可以看出中國政治有一特殊精神，就是在行政系統以外保持另一種獨立的人物，以互相爲用。（本章完，全文未完）

平居憶往

(續)

· 蕭 客 ·

至今北平還有許多前朝遺留下來的特殊技巧工業，如雕漆，景泰藍，地毯，琉璃磚瓦，裱糊，像生花，唐花，鏤景，花袍，柳器之類，也指不勝屈，這是因為遼金元三朝都會經徵集各處名工，遷到燕都，所以能有這樣結果。尤其關於建築的工師，以及附帶的技藝，如蠟樣，囑架，彩作之類，乃是從各處選拔而來，師徒授受，成為特有的技術。現在要想找真正中國傳統的建築工匠，恐怕除北平沒有第二處了。假如不是清代的統治者能注意傳統的文物，則何能希望今天還看見一點先民宏偉的精神呢？

北平的西郊，西山之足，有高粱湖的水，天然是一個絕美的園林區，從遼金以來，有很多離宮別館，點綴其間，明代的君主却是不甚喜歡營繕的，他們終年住在沈悶呆板大而無當的禁城，至多只在西苑（現在的三海）略為游覽而已，西郊的勝地都被些豪家戚里佔作別墅了。及至清代，康熙帝先營暢春園，慢慢將明代的私家園林也都包括在內，一處一處的園子，擴充連絡，以至雍乾兩朝，可謂無美不備，總名為圓明園。其中采法江南名園勝景，得其神似的，如蘇州獅子林、南京瞻園、無錫惠山、杭州小有天園、海甯安瀾園，都明明白白可以看出淵源所自，這些本是元明以來高人名手的匠心結構，加以康熙年間，明末山林名士也有些北游的，再經他們傳授些位置邱壑的方法，所以圓明園實是中國園林藝術的總匯。猶以爲未足，連西洋式的樓宇也由西洋傳教士之供奉內廷者爲之設計監修，尤以西洋的水法能增加新的氣象。（水法就是人工的泉水，其實明代宮苑也已經採用的。）在這宏大的苑囿中，有聽政的廣殿，有深嚴的神御，有清淨的佛宇，有窈窕曲折的洞房複室，有登臨攬勝的亭榭。在內則妃主皇子，在外則六軍百官，都可以從容容納。一年之內，自常朝以至大典，除郊祀以外，無一事不可在園舉行，其府庫儀衛之盛，可以想見，皇帝在園，起居動靜，飲食娛樂，無一不可任意所之，不比在大內，有體制之拘束，有殿庭之限隔，所以他們物質上的享受與精神上的自由，比之古代雖不可

知，較明代的君主則遠勝矣。當其盛時，西直門外之轅道上，槐柳夾路，綠水平田，風塵不驚，真是望蓬萊宮闕如在天上，一路的冠蓋簪纓，錦繡粉黛，也應着古人車如流水馬如龍的話。雖然是鄉下，比人間的城市還繁華多了。現在的頤和園，不過當日全園的一小部分，不必說今日的西郊，寒烟蕭瑟，滿目頹垣，就在慈禧太后擅權之日，勉強也在追摹全盛之時，其規模之相去，也就很遠了。

咸豐十年（一八六〇）秋八月某一天，正是金風乍起玉露初涼的秋晨，有些預備引見的官員還在宮門前待漏，但是太陽高起來了，而宮門還不會開，慢慢的便聽見人聲如潮，紛紛來往，不像平常的景氣了，再過一會，哭哭啼啼，攜包帶囊，東奔西竄，越來越多，一人傳十，十人傳百，方才知道皇上已經開了園的旁門，帶着宮妃等望京北而去，洋兵到了離京不遠的地方。這一下子，園內的太監宮女，園外的官員吏役，都是晴天打了一個霹靂，不知死活，死心的便預備盡忠授命義不受辱，（在當時確有少數的人受舊禮教的影響，真有視死如歸之心。）老實的便嚇得篩糠般的發抖，而狡猾的，下流的，則存了一條壞心，趁這沒有人管的時候，偷的偷，搶的搶，無法無天起來了。

這次有名的淀園之變是怎樣發生的呢？（圓明園的附近有一個市鎮叫做海淀，淀就是湖沼的意思，圓明園之所以美麗，由於有一個發源玉泉的高梁湖，湖水灌溉四旁都成水鄉，所以這個地名叫做海淀，而清朝人習慣叫圓明園作淀園，淀與甸同意，許多人寫作甸字，是不對的。）原來江甯條約成立之後，還有許多應該履行的事項，而那時沿江地方，不久即發生內亂，沿海地方的官吏與人民，都不願意與外國人交涉，在道光末年，便有英法聯軍佔廣州之事，在西洋人的看法，總以為地方之更要聽命於中央，所以有些比較重大的事不能作主，以致交涉不得要領，如果直接向北京執政者談判就可以解決，而且他們又以為中國昧於大勢，是因為執政者不會

與外國接觸過，如果他們認識西洋的實力，了解西洋的真意，也就容易談判，而可以省去許多無謂的枝節。殊不知西洋之昧於國外的大勢，也不亞於中國人。他們永遠不知道相互了解之必要，而所企圖了解的，又始終不得其門。於是作許多損人不利己的事情，費無窮氣力得來的利益，還須費無窮的犧牲來保持，自十九世紀以來，幾次的大戰，以及零零碎碎的許多事件，翻來復去，冤冤相報，到了還是不能解決，而且也還是不覺悟，這是近世史造成慘劇的一個大原因。且說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究竟是怎樣一個政府呢？君主是孤立的，他在理論上是獨裁，而事實上就是缺乏一德同心輔佐他的臣民，臣民不敢替他負責，也無從負責，他又沒有三頭六臂，自然也只會作一個高高在上的偶像而已，何況號稱輔政的大臣，都是承平時代雍容委蛇的卿相，對於國家大事，除了紙片上奉行故事之外，公忠體國實心任事的心腸可以說一點沒有。君主如此，大臣如此，等而下之之官民又如此。就是人家要滅國，也只好眼看國亡，叫他們何從警覺，何從打算了，再加上金田兵起之後，雖不至於魚爛瓦解，却也應接不暇，手忙腳亂，實在沒有多餘的精神來計劃國際交涉。當西洋人到天津要求換新約的時候，北京政府始終還是抱定不由中央直接的宗旨，一來維持傳統的尊嚴，因為在傳統習慣上，朝廷與外國平行來往，實在足以減損威望，影響人民心理不淺，二來希望推到地方上去，可以減少麻煩，延宕時日，或者可以憑着轉機。可是同時西洋人也存心想趁此施展點威風給中國政府看，非要帶兵到北京不可，這樣就免不了衝突了。第一次在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已經攻陷大沽砲台，清政府不得已派桂良花沙納到天津與英法兩國定約，這一次的主權損失，就更甚於江甯條約，除再開好幾處沿江沿海的商港後，又明訂了領事裁決權，及協定稅率，而在當時政府所認為開從來未有之先例的，倒是兩國互派公使一條。

草約既定之後，說明一年後再來天津互換正約，清政府又還是希望推諉枝梧，次年英法兩使走到大沽，僧格林沁正是統兵大臣，叫他們改從北塘上岸，他們不聽，硬行闖入。僧格林沁命砲台發砲，把英國兵船打壞了四隻，兩隻狼狽逃回上海，政府以為這就可以使他們就範了，上諭上還說：該夷狂悖無禮，此次痛加剿殺，應知中國兵威未可輕犯。並且把去年的約廢了，叫他們派人到上海重議，再過一年，英法兵又來了，在北塘登岸，

攻大沽砲台後路，砲台失守，進佔天津，政府又派大學士桂良等赴津交涉，英法所要求的議和主要條件是加開天津為商埠及准英法兩使各帶數十人入京換約，桂良那時報告上去，諭旨不許，仍命僧格林沁守通州，八月，英兵進至通州，朝命怡親王載垣再往議和，英參贊巴夏里充代表與中國王大臣見面於通州城內，巴夏里通華語，自命熟悉中國情形，自恃兵威，態度非常驕慢，激起憤慨，僧格林沁不該不思前想後，冒昧將巴夏理及其隨從拿下，送入京城，下刑部監。中國的刑部監是向來黑暗的，其虐待自不必說，所拿的人有不勝酷虐而致死的。在中國政府之意，還想以巴夏里為質，可以使洋人就範，殊不知乘人不備而捕其來使，已經失去信義，何況加以洋人所不能忍受之酷虐，其結果徒然增加英法軍之憤怒，覺得中國政府簡直是不可以理喻的，於是遂毫不客氣的進兵，在通州城外八里橋一戰，中國兵大敗，督兵大臣勝保受傷而走，潰兵紛紛回京，而外兵如入無人之境，咸豐帝聞訊，以八月初六日從圓明園出奔熱河，倉卒之間，遂委國都而去。在當時情勢之下，中外交涉既已陷於僵局，無法進行，而敵兵也直追國門，無論如何調度，也來不及抵禦，在萬不得已之中，也只好暫時將政府首腦部遷移到安全地帶，以免陷入更不可收拾之境界。然而堂堂中華大國，為越海萬里而來之偏師，攻入國都，這却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奇變。

在敵兵未到以前數日，已經有出奔之準備，此時的宮廷，早已全部居於圓明園，所以由西直門繞德勝門赴熱河，是很方便的，不至引起很大的注意，但是接之國君死社稷之義，見敵來而奔避，是極不合人心的事，其時便有許多大臣因聞徵集車馬而力諫，咸豐帝起初還極力掩飾，說是並無此意，並將所徵車馬發還民間，其實所發還者只是一部分，仍有大批民間車馬扣留在園的附近，預備隨時啓行，外間是不知道的。（據翁心存日記，此書現尚未印行）初八這一天，預定召見的官員，還照舊齊集宮門，但見宮門日高不啓，臨時傳旨停止，不久便見宮眷太監倉皇出外，才紛紛傳說皇上已經出園。（據王闓運圓明園詞注，王氏所記，月日多不可靠，然見聞比較可信。）這樣一來，園裏的秩序當然大亂，因為護衛的軍隊及負責的滿洲高級官吏都已隨駕而行，留下的人，更無所措手足了。

錄 附

副總統選舉前夕張君勳先生講演辭

四月廿三日晚在民主社會黨國大代表團講演——

國大開會以後，在上海聽到各位維護憲法，反對修改，大家步伐整齊，侃侃而談，很能發揮本黨力量，表現民主精神，真是快慰！

現在臨到最後幾天，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副總統的選舉。依照憲法之規定，事實上副總統是不重要的。在別的國家，總統由政黨提名候選，總統與副總統，同時早早指定有人。總統選出來了，副總統便也選了出來。此次選舉總統，會場很一致，然而，國民黨主張副總統自由競選，黨外人士，所處地位，就很困難。

在美國共和黨提正副總統，民主黨也作正副總統提名，決定之後，請國民投票，國民可以喜歡杜威，也可以喜歡羅斯福，先由兩黨決定正副總統候選人，再由國民投票表決，喜歡共和黨的政策，就投杜威的票，喜歡民主黨的政策，就投羅斯福的票，這個是「無形國大」。

人家選舉正副總統，兩黨在六月就決定人選展開競選，十一月才投票表決，這就是說，讓候選人一個發表政見的機會，讓國民一個抉擇人選的準備。

我們對於總統與副總統的人選，好像祕寶，讓你猜看，使得國民無法考慮。要候選人發表政見，公開辯論，更不可能。

民主政治是公開的政治，而且是公開辯論的政治，你的主張政策，得國民信仰，就選舉你，不信任，就另選別個，能公開辯論，國民才有法子挑選全國的人才，才有機會對全國人才，充分辨別。

人家做總統，國民可以問某年做了什麼事？某年說了什麼話？目前我國這種習慣，尚未養成，第一次行憲，在這個時代，我們不去責備他，但無論選舉也好，行憲也好，國家有國家的體制，家庭有家庭的法規，怎樣做事，怎樣說話，家庭與國家都是一樣，離不了個「家規」，「體制」。為什麼我們談到民主政治離不了英美？為什麼不談法德？就是說英美利

造了很好的「體制」，值得我們效法，法國的體制還談不上，德國更不用說了，要曉得一個家庭，有了「家規」，這個家庭，才能有條不紊，一個國家有了「體制」，才能社會安定。

民主政治，不是一天就能樹立起來的，必須大家尊重民主的「體制」，民主政治的精神，始能發揮，什麼叫做民主政治的精神？就是：

(一)言行表裏如一；
(二)把人當人。

我們要誠懇坦白，說了就做，說了什麼，就做什麼，不要掛羊頭賣狗肉，這就是「表裏如一」。同時我們要尊重個人的人格，自由與權利，這就是「把人當人」。

既然是個公民，就應該有投一票的權，在他投票的時候，你來威脅利誘，強權恐嚇，這樣的民主，給人家瞧得起嗎？譬如美國吧，在選舉的時候，互相競爭攻擊，甚至於吵罵，可是一到選舉結果，大家尊重民意，選罷了能攜手合作，有這樣的風度，民主政治才獲成功。我們在選舉中的得失恩怨，選了以後就忘記了一切嗎？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然之故，就在缺乏民主風度的修養！

人人知道說英美統治上海租界，是帝國主義者，誠然租界的措施，的確是侵犯我國的主權，可是在上海工部局中，人家把每年預算，弄得清清楚楚，怎樣收，怎樣支，一目了然，有了一本清清楚楚的賬，才能統治，才有資格來談統治。背後有了民主政治，然後能國力開拓，及於海外了。

人家辦理選舉，無論政見怎樣，都在為着國家打算，現在我們辦理選舉，變成一般孤羣狗黨，與國家人民有什麼裨益？我們創立民主政治，就如蓋房子，先得用鋼骨水泥，把地基鞏固，基礎不固，你造得起好洋房嗎？像中國目前選舉的現狀，能達到民主目的嗎？

現在國家混亂，黑暗，貪污，舞弊，明明白白危險到萬分。我們都要開誠布公，謀一條光明的出路！不然國家還不同歸於盡嗎？

我們在混亂之中，怎樣來求安定？

政府第一在軍事上要有辦法，東北還有幾個據點？華北失去，是否可以防止渡江？尤其是東北華北的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是否可以解除他們的痛苦？就是華南，省政推行怎樣？自衛力量如何？生產情形怎樣？都應該有個通盤籌劃。

行憲，無非希望政治開明，所以行憲以後，要有個辦法。如何行政院能行施職權？如何立法院能發揮效能？如何監察院能實施監督？這三個院，是有連帶關係的，立法院立法，行政院執行，再由監察院監督行政院執行。立法院立法在行政院未辦之前，監察院監察在行政院執行之後，憲法上所訂的這種辦法，比二十年來的訓政要好得多。

讀史劄記

◆按籍徵助

明史，崇禎十七年，寇氛日逼，帝按勦成大瑞籍，徵其助餉，諭嘉定伯周奎（皇后之父）爲倡，奎謝無有，以人言，始奏捐萬金。太監王永祚，曹化淳，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富，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復雜出雕鏤玩好諸物，陳於市以求售，宰相魏藻德首輸百金，帝勉諭百官共議捐助，皆無應，又議前三門巨室各輸糧給軍，諸巨室多不樂，乃止。後關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器玩稱是，抄周奎第，得現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云。夫國若亡，雖多金何益，百官後被賊拷，始獻金贖命，而命多不保，誠不知是何居心矣！清宣統末，袁世凱以內閣總理督師，稱餉不繼，奏隆裕太后，命親貴認愛國特捐，集議日，相顧莫先發，時親王奕劻，貝勒載洵，有富名，皆不肯輸巨貲，惟前度支大臣鎮國公載澤，首書捐以爲倡，綜計無成數而罷，在袁固別有用心，不過藉此諉責任，以爲汝等皇室親貴尙如此，我漢臣何能爲？國變後，親貴多貨其邸宅，而移居天津租界，方事之亟，各巨室亦紛紛移孥賄於使館界內及租界，以求庇外人。按彼時清室之大勢已去，即王公貴戚肯踴躍輸將，亦於事無濟，乃猶各存自保之念，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漠不關心，不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祚既覆，則私富何賴以長存，因偶閱明史所記，而連憶及之，古今人固相去不遠也。

• 訥菴 •

我們不說三民主義壞，但五權憲法實在矛盾太多了。事實上以往的政府，是個二層樓政府，行政院是第一層樓，連行政院和四院合組政府是第二層樓。第一層樓政府的決策，可以交到第二層樓政府審核，第二層樓政府決策不知對誰負責。第一層第二層政府，互相推諉權責絕不分明。

在重慶，我問孔祥熙，爲什麼你的財政政策如此。他說，我的政策如此如此，拿到國民政府，他們把我的政策改了樣子，教我有何辦法。這就是第一層決定了，第二層把你變更，如何能要第一層來負責呢。所謂二層樓的制度，便是責任不能分明，事情怎會弄好？

新憲法的精神，就是不要二層樓，把五權憲法的內容改動。其實考試院可以併入行政院，至多也不過等於美國的文官院。使各部部長，都在一層樓自決定自負責，不要再對二層樓負責，因爲要部長做事負責，就得要有權，有了權，做錯了事，才會負責。

司法院便是大理院，是審判機關，不在政府範圍以內。不過國民黨堅持要保全五院的形式。所以新憲法採取五院憲法的形式，而內容加以變更了。

以往政府，有許多制度是行不通的，例如政府主張『超然主計』，設主計處，使主計獨立。如同一家人家，能够知道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家庭經濟，才能運用，假使只知收入，不知支出，家庭經濟，如何能運用靈活？現在實行『超然主計』，主計處立在財政部的上面，一管入一管出，兩不相關涉。主計處訂立預算，財政部無權決定國家收支的政策，而主計處又不能考核各部的財政。如此，編預算的人無權管收入；管收入的人又不能編造預算，這是什麼辦法？我在海外，有個領使館的人告訴我，這個領使館的經費，是七百幾十元的美金，而主計處派出查賬的人的旅費，幾倍於該館的經費。真是說不過的，而我們政府於這些事情，二十年來熟視無睹。